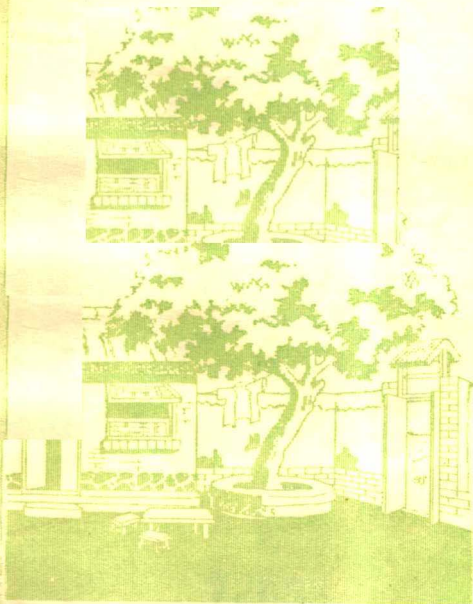


歌 劇

九 只 鷄

朱 劍 王 其 德 改 編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写了一个很自私的女社員，她經常把自己的雞放进农业社菜籽地里去，結果被毒死了三只，因而发生了糾紛。后来社員們在賠雞时所表現出来的舍己为公的行动教育了她，使她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剧中人物性格鮮明，情节也較生动。

九 只 雞

朱 劍 王 其 德 改編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 9 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8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山东分店

書号：1663

开本 787 × 1082 1/32 · 印張 1 3/16 · 字數 27

1956年11月第1版 1957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數：10,001—16,000

統一書号：T 10099 · 422

定 价：（7）0.13元

人 物:

馬 平——农业社副社長，党支部書記，三十二岁。(馬)

小黑牛——社員，本名雷达发，因性情刚直故而得名，二十岁。
(牛)

好好社長——农业社正社長，因办事不大講原則，故而得名，原名李相河。三十八岁。(好)

秋 閣——女社員，十七岁。(閣)

王友仁——农业社副社長，中农户，为人疑心很大，四十岁。
(王)

王 妻——友仁之妻，为人很自私，三十八岁。(妻)

第 一 場

时 間：一个春天的早晨。

地 点：某村村边上。

布 景：舞台正面和一側，是一片开滿黄花的菜籽地，一条大路，將菜籽地隔成兩块；另一側是王友仁的家，油漆的小黑門朝着菜籽地。

幕 启：王妻从家里走出來。

妻：(唱一曲)

(一) 鐘声一响都下地，
缕缕炊烟随风飞。
远听田間人欢笑，

近看村头無人迹。

(二) 鷄在窩里咯咯叫，

喂它〔把〕粮食我舍不的，

幸亏門前是菜籽地，

这才是魚兒靠水水养魚。

(開門，把鷄放到地里去，又怕有人看見，急忙四下望了望，放心了)

不要緊，等他們下晌回來，我的鷄早吃飽了。(回家关上門)

(音乐由低而高，由緩而急)

牛：(在內)这是誰的鷄，又吃菜籽了？啊！嗤！（嘆通，一块泥团落在舞台中央，鷄乱叫乱飞）真他媽的可惡！
(又是一个泥块砸过来)

妻：(在門內)誰啊？(開門出来，找鷄)是誰这么坏啊？

(小黑牛从地里走来，滿面怒容)

牛：赶着赶着又沒影了！

妻：是你啊！你在干什么啊？

牛：赶鷄哩！

妻：赶鷄？(急忙掩飾內心不安)噢！你是在赶鷄啊！赶鷄就赶鷄唄，怎么往人家門口砸磚啊？

牛：咳，气急啦！（唱二曲）

你看这一片菜籽地，

黃花綠叶多美丽，

社員們受了多少苦？

为它出了多少力？

人人盼它收成好，

国家和个人都有益。

是誰这么不讲理！
养下一羣造孽的鷄！
自己买鷄不肯喂，
偏偏叫它把菜籽吃！

妻：噢！可也是啊！这是誰家这么不讲理啊？怎么能讓鷄吃菜籽啊？你們也该去問問啊！

牛：（唱二曲）

社里为了这件事，
也曾問过多少次，
沒有一家承認的，
还是放鷄吃菜籽。
簡直是誠心来破坏，
無法無天太放肆，
若是碰到我的手，
恨不得一磚給他砸死！

妻：哦？对！对！該砸死！誰叫他們不好好的照管着自己的鷄啊！你看我，喂了几只鷄，天天吓的連門也不敢开，天到这时候啦，还没有敢撒鷄窩哩。啊！只顧說話，忘了鍋底下还烧着火哩！（欲回家）

牛：王大嫂！

妻：啊！（一惊，停住）

牛：这菜籽，是工业原料，大家可得好好保护。地离你家这么近，早晚的你也多照管着些！

妻：咳！快別說啦！你大哥当着个社長，天天不在家，我一个人忙里忙外，这几天菜籽也快長成啦，又給我添上一份杂活呀！

（唱一曲）

(一) 为社里这块菜籽地，
几乎把我绑在这里，
家里事误了有多少，
没早没晚的来赶鸡。

(二) 我一人只长了两只眼，
顾了东来顾不了西。
这头拼命把它赶，
它可飞到那头去。

(白) 今天你可是亲眼看见哪，俺连饭也顾不得做，又来赶鸡！咳！说真的啊！为社里这块菜籽地，比俺自己的还操心哩！家里坐吧，兄弟！

牛：不啦！（走向菜籽地一棵一棵地检查）

妻：（狠狠地瞪了牛一眼，进了门把门关上）

牛：（心疼地从地里出来，唱三曲）

(一) 菜籽长的多么好，
被鸡糟踏真可惜！
庄头上住了七八户，
现有五家喂着鸡。（挨门数）

(二) 这几家没入合作社，
（心中盘算，摇摇头，夹白）
这几家单干户家我都去过，鸡窝我都看过了！

成天价把鸡关在家里；
这里住的是王社长，

（凝视王家，摇头）

小黑门天天紧关闭！

(三) 人有名来物有主，
这鸡究竟是谁家的？

没人认来没人理，
难道是天上飞来的？（静思一阵）

（四）把鸡给你全砸死，

看你认鸡不认鸡。

（拿起泥块去找鸡，王婆从门内探头，牛找不到鸡又回来，王婆急在门内，关门）

连飞带叫它早逃走，
抓一根鸡毛也不容易。

（五）抓来抓去抓不着，

叫我心里真着急！

（想了一会，有了主意）

不怕你跑，不怕你飞，
想一个窍门来治你。

（白）这么治一下，也教训教训他们，叫他们知道这是侵犯集体利益，破坏生产，以后就再没有人往菜籽地里放鸡了！合作社的菜籽就不会再受损失了！对！（高兴地下）

婆：（急开门，出来找鸡，低声唤，找不到）我的鸡都吓跑了！（向着走去的牛）呸！你个作死的……

内：嗯哼！（有人咳嗽着走来）

婆：（急忙改口）啊，嘘！这是谁家的作死的鸡啊？怎么老吃合作社的菜籽啊？

（幕急落）

第 二 场

时 间：当天的中午。

地 点：属平的门前。

布景：舞台正面是馬平的家，門前一棵大樹，樹下有一塊青石板。

幕啟：音樂由松而緊，帶來了不平靜的感覺，遠處有女人的罵聲。

接着王妻手提三只死鷄上。

妻：這不是誠心欺負人嗎？活活的鷄給用毒藥毒死啦！老馬！老馬！（唱四曲）

（一）眼望着死鷄心生氣，

是誰誠心把俺欺？

清晨五只鷄打食去，

到正晌就剩了兩只鷄。

（二）找鷄找到菜籽地，

嗨！伸腿合眼死了三只。

旁邊放了一個碗，

小米泡在毒藥里，

一聞就知那是滴滴涕，

缺德的專毒我的鷄！

（秧歌急上）

閻：大媽，你在罵什麼啦？

妻：哼！罵那個欺負人的！

（馬平從家出來）

馬：什麼事，大嫂子？

妻：俺的鷄叫人家用毒藥毒死啦！你們這當干部的都不管嗎？（把鷄扔在地上）

馬：鷄？

閻：孀子！哪里有人放毒啊？

妻：不知那個缺德的，專門把小米泡在毒藥里，來毒我的鷄。

馬：在哪里啊？

(牛上)

閻：你快說啊！別叫旁人家的鷄再吃了！

妻：在……（不好說）咳！（旁唱四曲）

（一）老馬秋閻連聲問，

叫我張口無話提。

倘若說是在菜籽地，

社員知道准不依。

（二）要是不把實話講，

小黑牛在眼前我瞞不過去，

支支吾吾把他混，

來他个扯东又拉西。

（白）你們看看，這不是死鷄嗎？還能是假的？

牛：怎么这是你的鷄？

妻：啊！不是我的鷄，還能是你的嗎？

牛：哼！該死！怎么沒死光啊？（叉腰站在一邊）

妻：什么？

馬：（對面）这是怎么回事啊？

（李相河、王友仁同上）

好：噯噯，友仁哥，你快把大嫂劝家走吧，在大街上吵吵閻鬧的人家笑話！

王：你在这里閻什么啊？鷄死了怪你自己沒照管好，快回家吧！

妻：怪我？人常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只要是有心整你，照管的再好，也是無益！

牛：有理說理，別这么不三不四的胡說。

妻：誰胡說？誰胡說？你還能管着人家說話？

馬：大嫂！黑牛子說的對！鷄死了就說鷄的事。

妻：（向王）看見沒有？看見沒有？這還有咱說的話嗎！

（唱四曲）

你不聾不傻太老實，
今天可該看仔細，
人家背後搗鼓你，
你還成天價蒙在鼓里。

馬：大嫂，你这是說的什麼話啊？誰在背後搗鼓誰啊？

妻：誰作的事，誰明白！

王：嘿！嘿！你在說些什麼啊？

妻：說什麼，說什麼，你是個木头疙瘩嗎？

好：噯噯，好啦！好啦！（唱五曲）

（一）咱們都是老鄰居，

遇到難事多商議。

打鍋補鍋碎碗補碗，

不要拉東扯着西。

（二）你一言來他一語，

吵吵鬧鬧傷了和氣。

我要馬上去調查，

看看是誰毒死的。

牛：（唱三曲）

這事用不着調查去，

是我毒死這三只鷄。

灰：是你？

牛：是我怎麼的？

妻：（向王）聽見沒有？這你可該明白了吧！

（唱四曲）

俗語老話說的好，

[打狗要看主人面]，

亏你还是个副社长，

谁把你当个干部看？

王：啊！（他被激怒了）

妻：可该相信我的话了吧？

王：呸！你还有脸说？你要是个有种的，你就给他们闹个水落石出；要是没那个种，就赶紧滚家走，把那两只鸡也宰了，省的人家践踏！

马：哎！友仁哥，你是个副社长，有了问题就处理问题，说这些不明不白的話可不对啊！黑牛子，你为什么把他的鸡毒死啊？

王：（不等黑牛开口）别教训我啦，什么事我不明白？（踢鸡）该死的東西！誰叫你長在我王友仁家？你主人是个冤种，你还能光棍了？

閻：（唱四曲）

王大叔你太不該，

摔摔打打为何来？

遇事你先发脾气，

疙瘩一辈子解不开。

王：哼！那有你插的嘴！

牛：王社长，你问问你家里的，为什么毒不死别人的鸡，可巧就毒死您的？

王：问什么？你明白！我明白。哼！就这样对待我王友仁啊！呸！（气下）

好：（一把没有拉住）友仁哥，友仁哥！（向众）你们看，这该怎么办？

马：相河哥，别急，请大嫂说说吧！有问题咱们就处理问题！

妻：（没法说便胡缠）怎么？毒死了俺的鸡，你们还这么厉害？（向内）王友仁，王友仁，你就能拿俺娘们家出气，我一个人里里外外的受气，可没法过了！

好：噯噯，大嫂！不要紧，鸡已经死了，赔你的就是啦。

马：大嫂，你为什么放着理不说偏这么胡闹啊？

牛：赔鸡？是她的鸡我不赔！

妻：啊！你们听见没有？这是什么世道啊，毒死了人家的鸡还敢说个不赔！这不是欺负人吗？俺受不了这个气，退社呀！这个社员俺不当了。

好：噯噯，小黑牛，你这是干什么！快回家吧！

牛：王大嫂，你别撒泼！

（唱三曲）

（一）今早晨你还对我提，
你的鸡天天关在家里，
毒药放在菜籽地，
怎么能毒死你的鸡？

（二）说起来谁也难相信，
这件事情太希奇，
你把因由说出来，
咱叫大家评评理。

妻：啊！（唱四曲）

菜籽地是俺的地，
为什么俺的鸡不能进去？
哪只鸡都是个带腿的，
俺能把它绑在家里？

牛：你的地？别忘了你是社员。是社员能随便叫鸡破坏合作社的菜籽吗？

妻：啊啊！（無理可說）啥話也別說了，俺要退社。

馬：噢！關了半天，你的鷄是在菜籽地里毒死的啊。這你可沒理了，退社……

閻：哼！（唱三曲）

（一）為了這羣害人的鷄，

那次開會都把它提，

可是都說不知道，

沒有一家承認的。

（二）破壞咱們合作社，

毒死它也不冤屈。

別拿退社吓唬人，

退不退的沒關係！

妻：啊！我……我可沒法過了，都朝着我來了！王友仁，你還有肚子沒有？（急下）

好：大嫂，大嫂！咳，秋閻，你快去勸勸她去！

閻：我不去，她破壞合作社，還有臉關哩！

好：哎！快去吧！我的好姑娘，問題關大了，我就是怕關問題，人常說：「以和為貴」，快去！快去！（推閻）大事小事，和和氣氣的說幾句好話就沒事啦！

閻：怪不得人家叫你「好好社長」，不管什麼事就知道「以和為貴」！說幾句好話！（下）

好：唉！到了什麼時候啦！還說這話，黑牛子，你可惹了大禍啦！你！

牛：這是她自己找的！自私自利，還有臉關呢！

好：哎哎，真是，真是！這……老馬，你看怎麼辦？

馬：你看呢？

好：我常說「大事化小，沒事就好」，干脆賠他鷄，什麼事

都能和平解決。

馬：那麼社里損失的這些菜籽怎麼辦？

好：哎哎，這也難說，人常說：「以和為貴」「一和百美」，只要大家都和和氣氣的就好。

牛：我不同意！這些雞問過多少次，就是沒人承認，今天可算找到頭了，可得研究研究！

好：哎！承認不承認的有什麼，人家常說「牙錯了還咬腮」哪，一家人過日子，還有個你厚我薄哩！何況這一個社？百多戶人家，說不定誰沾點光，誰吃點虧，反正都是多年的老鄉鄰，還能到了外人嗎？我常說「讓人不為孫」，人們要是都讓着路走，還能會碰鼻子嗎？

牛：李社長，你這一套「真經」，我听怕了，有人在社員身上割肉，你就不嫌疼嗎？（躁腳下）

好：唉？又得罪一個，怎麼辦啊，老馬？

（幕急落）

第三場

時間：當天之夜。

地點：馬平的臥室。

布景：三間房的斷面，一個炕，一個桌，點着油燈。

幕啟：馬平背手踱來踱去。

馬：（唱六曲）

（一）三只鷄關到天色晚，

心急不覺夜風寒。

王社長不參加干部會，

社委會等到二更天。

(二) 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爭着来把意見談，
有的談王家死了鷄，
这个事誰也不能埋怨。(無过門)

(三) 都怨他自己做的差，
踐踏了菜籽叫他偿还；
李社長就把黑牛怨，
他又嫌社委們不顧全盤。(無过門)

(夾白)他說呀！

(四) 王友仁是中來又是社干，
得罪他岂不是多找麻煩。
賠給他三只鷄风吹云散，
「以和为貴」乃古人之言。

(五) 多數社委不同意，
你言我語吵破天，
开会未成扫兴散，
心事重重怎入眠！(苦思一陣)

(白)这能当真的叫小黑牛賠鷄嗎？他是一心为了社啊？

(唱五曲)

(一) 小黑牛本是貧农户，
大公無私是好社員。
只要是为集体，他任劳任怨，
埋头苦干不大开言。

(二) 倘若有人破坏社，
他直言直語無情面。
王家的鷄若不进菜籽地，
小黑牛怎会找麻煩。

(三)叫他賠鷄不合理，

担水人怎能反來挨扁担？

(白)不行！不能叫他賠鷄！（來往地走着）啊！李社長今晚上說的也有理啊！我們要團結中農，要是不賠鷄，是不是侵犯中農的利益呢？會不會犯錯誤啊？咳！（接唱）

不賠鷄又怕把錯誤犯，

真叫人進退兩為難。

(白)是不是讓合作社賠他的鷄？（思量着，又抬頭）不行！不行！社里損失了菜籽再賠鷄，這也不合理！再說，今天賠了鷄，以後誰還把合作社的利益放在眼里？反正鷄死了有合作社賠，誰家沒有鷄啊，都趕進地裡去怎麼辦啊？（唱五曲）

把鷄賠給王社長，

今後怎么教育社員？

都把鷄趕進莊稼地，

合作社里增產難。

(白)不行！合作社也不能賠鷄！這不僅僅是鷄的問題，這是個人利益侵犯集體利益。（肯定地）不能賠！

（小黑牛進來）

牛：老馬！

馬：啊？小黑牛？你為什麼還不睡啊？

牛：我睡不着！我想，鷄我可以賠他，可是王友仁的老婆侵犯合作社的利益，那可不行！

馬：你白天不是說不賠嗎？

牛：（大聲）李社長硬逼着我賠，我……

馬：他不是說叫合作社賠嗎？

牛：合作社是他一個人的嗎？社里已經損失了菜籽，還能因

为我一个人再叫社里赔上三只鸡吗？慢说别人，就是我雷达发也是一百个不同意！

馬：別急！別急！我問問你，你怎么想出这么个办法来了呢？

牛：我心里实在憋不住了！（唱三曲）

（一）菜籽开花遍地黄，

誰看見了誰夸奖。

（白）都说：「嘿！合作社今年可收一季子好菜籽啊！这能打多少油啊！」社員們更是高兴，都说：「咱們支援

工业化可有了条件啦！」嗨！誰知道偏偏就出了这种气人的事，（接唱）

菜子地里經常把鸡放，

不分老嫩一齐伤。

（二）深耕細耘非容易，

怎不叫人疼得慌？

大会上宣布没人承認，

反而越来越猖狂。

（三）早晨赶了中午去，

要不赶，它能吃到落太阳。

我心中实在难忍耐，

想个法兒把它毒个光！

馬：（微笑）你的动机是好的，可是这个办法可不好。你想，毒死鸡能不出問題嗎？

牛：当时我想，毒死几只讓他們記住：「以后再不要往地里放鸡啦！」誰可知道，偏偏是他的鸡。（唱四曲）

王友仁是社長，

应当給大家作榜样！